

李润新著

# 洁白的明星

王莹



李润新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

# 洁白的明星——王莹

装帧设计：吴冠英  
插图：韩秀琪  
责任编辑：韩秀琪

## 洁白的明星——王莹

李润新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5.25印张 20插页 338千字

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0册 定价4.35元 7.35元(精)

## 序

我认识王莹同志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时我在“创造社”工作，办公地点在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从北四川路中的老靶子路到虹口公园，几乎是条文化街。鲁迅和郭老都住在虹口公园附近。“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出版部都设在这里。提倡无产阶级文艺的人常常在咖啡馆里聚会。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也是左翼文化人组织成的。一九二八年底，夏衍、沈西苓、许幸之、石凌鹤等同志共同筹备建立了艺术剧社。

一天，我在“创造社”办公。苏怡同志带了一个年轻姑娘来见我，说这是艺术剧社的王莹。这是一个很朴素、大方的女青年，不太爱讲话。开始，我问一句，她回答一句。后来逐渐熟悉了，她就不断发问，好象肚子里有一大堆问题。看得出，她很喜欢文艺，也读过很多书，问的都是有关文学艺术、电影方面的问题，而且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的。她是一个朴素无华，好学深思的人，这就是王莹给我的初次印象。

当时，有个别在文艺团体工作的女孩子，娇气，华而不实。王莹身上毫无这些习气，她不轻浮，不虚伪，不显示自己，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很诚恳地追求真理，求知欲望十分炽烈，是个有独特个性的女青年。王莹和阿英很熟，我向阿英问过王莹的经历，我的意见，可以发展她成为党员。后来，她很快入了党。

一九二九年，王莹参加了艺术剧社的演出。第一次演出的剧目是《炭矿夫》，王莹演女主角。演出认真、朴素，震动了上海，也促进了上海进步戏剧运动的发展。王莹、陈波儿、李声韵、刘保罗、石凌鹤等同志都成了艺术剧社的台柱。上海的进步戏剧团体这时也联合了起来，后来，王莹又积极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

一九三二年，以夏衍为首的电影小组进入电影界。当时电影界乌七八糟，好莱坞的影片及宣传封建主义思想的《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等统治着电影界。党的电影小组进入电影界后，形成反帝反封建的力量，主要抓剧本创作与电影批评。

一九三二年底，洪深想拍个影片，找到夏衍，夏衍将我介绍给洪深。洪深为人热情、直爽。过去我是写小说的，从未写过电影剧本。洪深告诉我，就按写小说的写法来写，三、四万字就够了。我就根据自己熟悉的四川农村真实生活，构思了一个农民反抗地主压迫剥削的剧本，这就是《铁板红泪录》。这是我进入电影界的一个作品。拍摄前，夏衍建议男主角由陈凝秋(塞克)扮演，女主角由王莹扮演。这是我第一次和王莹在电影上的合作。她真挚动人的表演得到进步舆论的热情鼓励。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和王莹又见过几次面。三七年“八一三”抗战后，在夏衍、于伶等同志直接领导下，洪深与金山组成了“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王莹是队中主要演员。在武汉时，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郭沫若、田汉、夏衍和我曾看过她和金山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剧目，影响颇大。一九三八年，在党的批准下，“二队”调整并扩大了组织，改名为“中国救亡剧团”。一九三九年，“中救”改名为“新中国剧团”，并在新加坡举行了公演，演出的重点剧目之一，就是我写的《塞上风云》。王莹不仅参加了演出，还写了不少文章，介绍祖国人民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情况，激起了海外华侨强烈的爱国热情。

这以后，我和王莹见面的机会少了，一九四二年，她和爱人谢和赓同志去了美国。四九年新中国诞生后，他们夫妇二人于五五年回到祖国。听到她归来的消息，我即刻去探望。过去我和王莹相识在国统区的白色恐怖统治中，如今在光明灿烂的新中国重逢，大家心情都十分激动。那天王莹很高兴，谈了她的写作计划。那时她正根据自己亲身的经历写作几十万字的小说，这就是现在已出版的《宝姑》和《两种美国人》。看到王莹从一个进步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转而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我从心中为她喜悦。

后来，她长期移居香山，专心写作。十年动乱中，我受到“四人帮”残酷的迫害，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我常常想起王莹，这个正直、诚实的人肯定是难逃“四人帮”的魔掌的。我刚一获得自由，就急忙去打听她的消息，才知道她已于一九七四年惨死于“四人帮”的狱中。这样一个为党的戏剧事业做出很多贡献的好同志，竟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使我心中感到十分黯然，也为我们的戏剧事业失去一个奋不顾身而战斗的好同志，感到无限痛心与惋惜。

这几年，我常常想起她。如果她还活着，一定会为无产阶级的文学戏剧事业，为党为人民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对于这样一个好党员、好同志，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忘记她，永远不应该忘记她。

李润新同志，在教学之余，搜集了较丰富的资料，经过六年的努力，撰写了《洁白的明星——王莹》一书，较生动地记叙了王莹的一生。作者能把王莹的生平事迹，放进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描写，增强了这部传记的时代特色，也写出了王莹与革命、与时代的血肉联系。他没有按年代的时序平铺直叙地去写，而是立专章来写她一生的各个侧面，把王莹的光辉形象树立了起来，这种写法，更集

中,更鲜明,也更有感染力。我相信,王莹作为“中华女杰”的形象,将会鼓舞我国广大青少年和读者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英勇奋斗。

## 序

《洁白的明星——王莹》一书的问世是一个好消息。我应邀撰写序言，感到欣快和荣幸。

我不需要重复叙述传记中的事迹，它们已在传记本身和王莹自己的栩栩如生的著作——《宝姑》和《两种美国人》里详述了。

我愿写一些我个人对她的回忆。

我最初知道王莹是在四十年代，当时她正在美国专心致志以她的天才的讲话、写作和戏剧演出，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抵抗日军的侵略。在那个时期，我对她的政治面貌毫无所知。后来，新中国建立，我们常常相会，但她和她忠诚的丈夫谢和赓从没有谈到他俩过去英勇而丰富的经历。他俩具有高度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家优良传统的谦虚精神。举例说：在我和他们相处中，我把王莹看成是一个单纯爱国和进步的人，而从未意识到早在十二、三岁少年时期，在白色恐怖横行时代，她就投身革命，为保卫卓越的同志不致遭受抓获和杀害而充当党的交通员，和她在二十岁以前，就被反动派逮捕过四次！我也没有从他们的言谈中，知道谢和赓在一九二六年时便是一个党领导下的组织内的成员，担负过有生命危险的地下工作，并参加过最初的武装抗日战争和参加筹建一个重要的联合战线的组织工作。

我第一次与他们会见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当他们从美国回到



北京的时候。她们满怀激情和喜悦来到他们长期为之奋斗的解放了的祖国。他们谈到怎样与麦卡锡主义的美国官员斗争的事。他们为了公开表明渴望回到祖国而被分别监禁于狱中，然后遭到秘密驱逐出境。（后来，我从一个同陷囹圄的非华籍的进步人士口中，才听到王莹在妇女监狱里的英勇行为。）在曾被美国当权者虐待的愤怒情绪下，莹和谢却热情地谈到他们留居在美国一直到遭受困难的整个时期，都受到广大阶层的美国人民的热忱相待和盛情的帮助。这些帮助莹和谢的美国朋友，后来因此惹起不少麻烦。其实，这一对中国夫妇是最热忱、最广泛的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促进者。

后来，我们在北京美丽郊区的香山成为邻居。他俩经过了许多新的坎坷和浮沉的生活，谢和赓在一次过火的反右运动中受到极端错误的对待，但他们从未抱怨；在穷困的物质环境中和健康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他们却给了我和我亲爱的先妻邱茉莉同志许多热忱和照顾。他们为我们找到了一所清静而有农村风味的房屋，使我们能在每周城市里劳累工作之余，得到那里休息，从疲劳中恢复过来。每当我们忽然有事必须离开香山返城的时候，他俩还常常在深夜来到我家探视我们的两个小子女，以免他们在黑夜中惧怕。

我记得他们是竭诚地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人，他们在没有被派任何工作的情况下，还决心继续做有用的事情。由于偶然的機會，在同一个村庄里，他们快乐找到一个退休的红军老战士作伴，虽然这位战士正在为公社做最卑微的养猪的工作，但王和谢还是以尊敬老革命者的态度对待他。在同一时期，我还记得，在他们家中，不止一次地遇见国内文艺界著名的人士来访问王、谢二位，虽然那时他们处于不公正地迫使他们不能负担工作的地位。

随后，在十年浩劫中，更为严厉、更为不应该的苦难来临，开始

本来未波及我们，但已向王、谢二位加以重大的打击了！他们并没有向我们透露这种情况和他们内心的痛苦，却依然照常对我们表示热情和关照，我们对江青要特别向他们下毒手的情况也一无所知，王莹对江青过去的底细的第一手材料知道得太多，而江青是残忍地要把这些人置于死地的！果然，他们双双被捕了，不久，我们也同样陷入囹圄。

王莹受“四人帮”折磨，一去不返，终至身亡。

数年后，谢和赓出狱了，他为爱妻之亡故而深受打击，致长期罹病缠身。虽然这样，他自己的和他爱人给他的精神，却昂扬旺盛，在未完全康复时，即接二连三地担负起严肃的工作。他把王莹英文的遗著整理编辑并部分地补译得以出版。有些王莹的遗作，还是经过国内外的长期寻找才到手的。谢和赓还在写他亲自参加过的革命回忆录。在百忙中，他还自愿地担负着许多社会活动，特别是帮助少年儿童的教育事业。

我也失掉了患癌症的妻子，在她重病期间，谢和赓曾给她机会，协助小学校少年儿童的教育事业，这些儿童是中国的未来，这使她能欢快地度过她一生最后几个月的时辰。少年儿童和他们的老师曾到医院探视她，不幸医生已不允许访问，但师生们为了安慰她所赠给她的塑料花，却放置在病床边使她能时时看着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同时，少先队员们还送她不少红领巾，其中一条放在八宝山她的骨灰盒上，这是少年儿童一件难忘的纪念品。这些少年儿童代表了永远回到大地的春天，而莹和谢不管现在和过去怎样受伤害，他俩火热的心却常常向着未来，这种行为说明了一代老革命家的经历和勇敢，也表明了他们不失赤子之心的高尚品德，因为人类社会还在摇篮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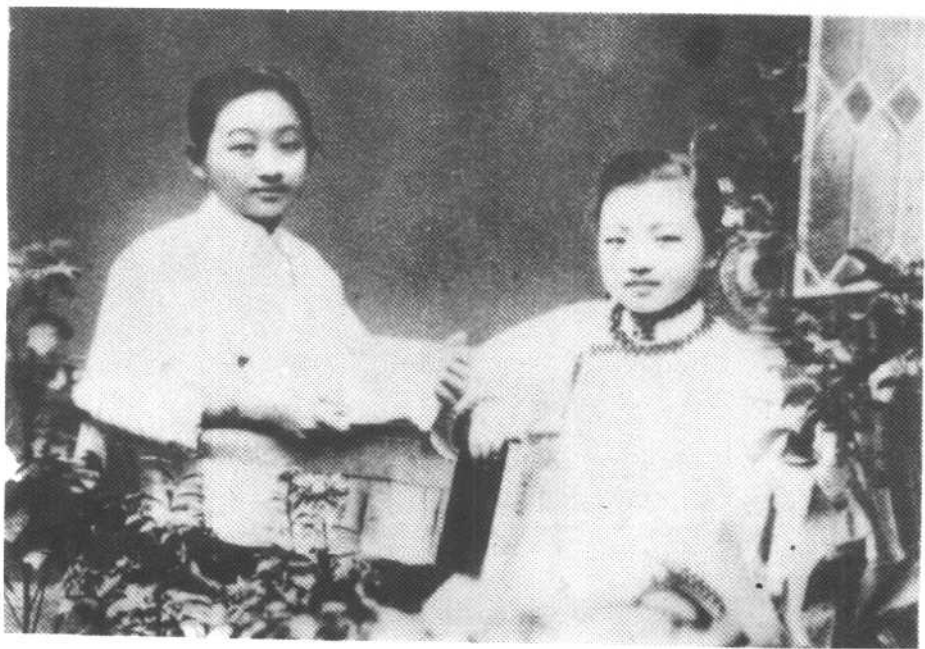
我们大家都可向他们学习，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共同事业做更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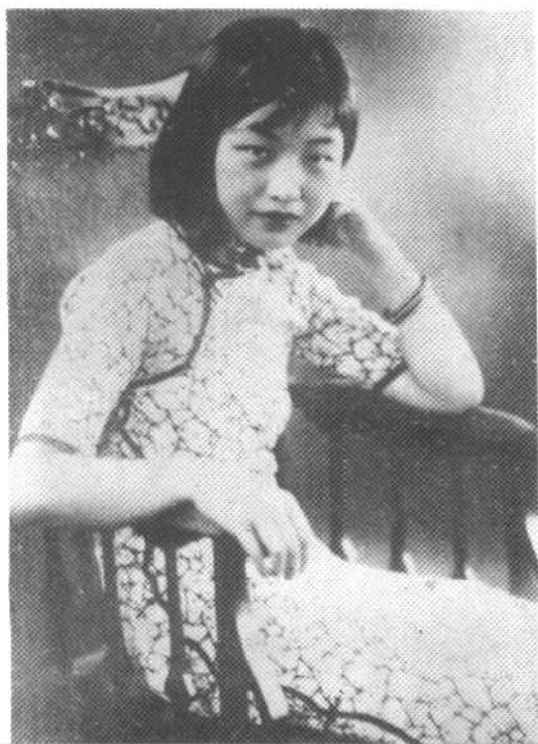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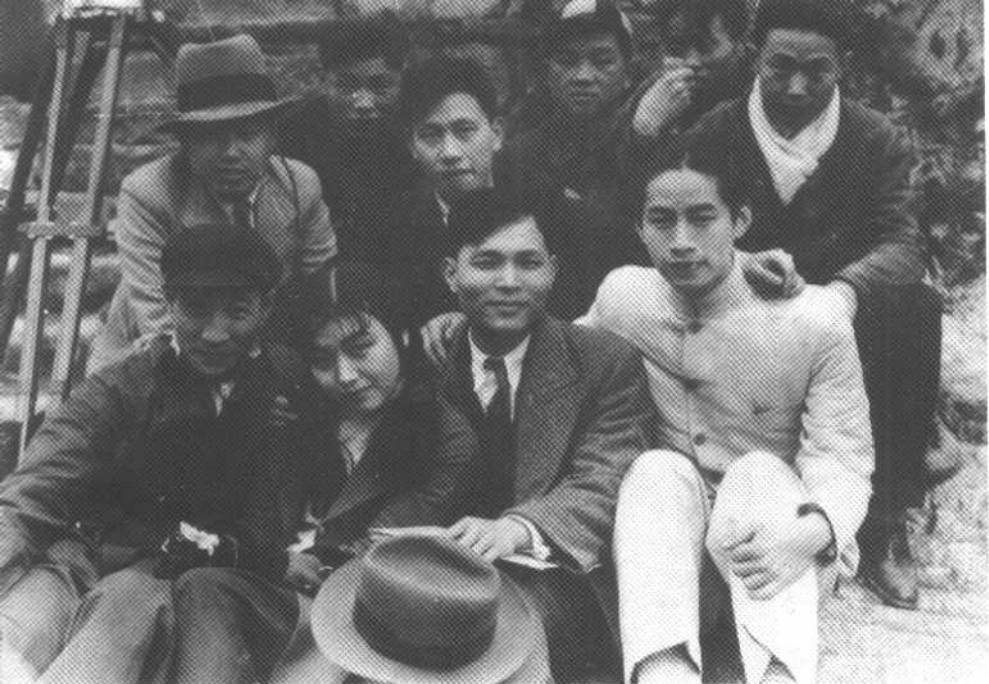
在怀念王莹时,我自己知道我还应该做更多的工作。

王莹十七岁时摄于上海。



王莹十岁与表姐在汉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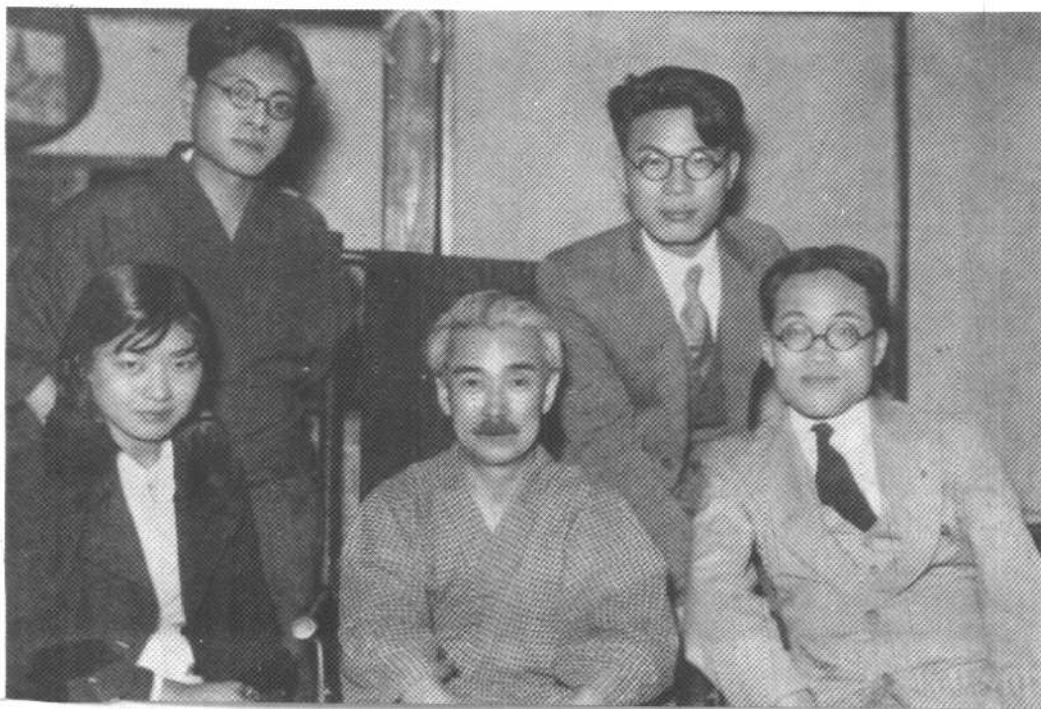
1934年摄于上海。  
从左至右：（前排）毕  
志萍、王莹、司徒慧敏、  
施超，（后排）张云乔  
（1）、杨雾明（2）、  
徐霄冰（4）。

王莹十七岁时摄于上海。

王莹1932年于上海。



1934年，在日本与日本著名文学家、戏剧家秋田雨雀摄于秋家。前排中为秋氏，左为王莹。



飾賽金花的王莹



王莹饰赛金花剧照（1936年）



1939年，王莹率剧团抵新加坡。小船后即团员们所乘的海轮。（南洋商报记者摄）





1940年，徐悲鸿绘成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后，在新加坡侨领黄孟圭家徐悲鸿与王莹合影留念。

1939年10月，徐悲鸿为王莹画《放下你的鞭子》油画。徐悲鸿赞扬她为“中华女杰王莹”。

